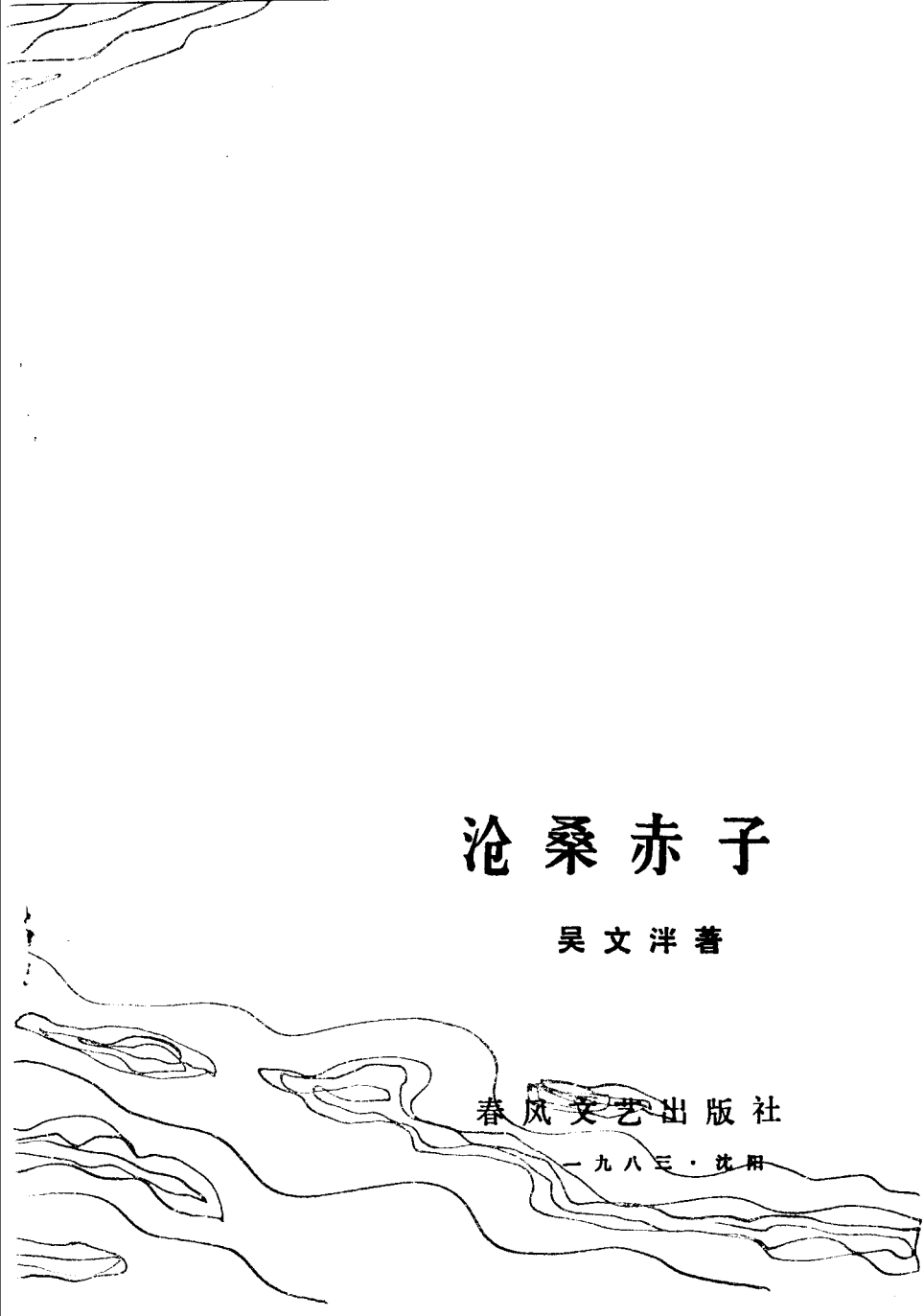


沧桑赤子

吴文泮 著



沧桑赤子

吴文泮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·沈阳

沧 桑 赤 子

吴文洋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104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 插页: 2

1983年3月第1版

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400

责任编辑: 祝乃杰

责任校对: 张富娟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统一书号: 10158·694

定价: 0.41元

小

引

一九六八年八月。

内乱的枪声刚刚停下来，“红色台风”平地而起，从首都北京席卷到鸭绿江畔的丹东市。霎时间，清澈碧绿的江水混浊了，马路旁葱郁的银杏树枝折了，锦江山上百花凋谢了，秀丽的江城被“红色恐怖”笼罩了。

元宝山东侧，有一所深宅大院，这里原是辽宁省柞蚕丝绸工业公司的办事机关，如今门前挂上了“革命领导小组”和“造反派联合指挥部”的牌子。后院那两间墙高壁厚的瓦房，变成了现代化的“牛棚”，门上挂着一把“双鱼”牌锁头，镶有铁栏杆的窗户上，又钉了一层厚厚的木板，只从上半部留着一点透气的地方。这里面圈着四头“老牛”。靠近西墙根的地铺上，坐着一个鹤发童颜、年近七旬的老人，那魁梧的身材，站着高过门楣，躺下

长出铺在水泥地上的草垫子，头上的银丝梳得整齐光亮，身上的丝绸汗衫平整无褶，手里拿着一团柞丝绵絮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一边捻着一边出神。

他多么熟悉这间房子啊！早先是“合兴义”丝厂的帐房，三十七年前，厂里的老板在这里宴请过他；二十二年前，他又在这里拜访过厂里的老板；解放后，他经常在这里工作。想不到，今天却成了他囚身之地……

“哗啦”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两个佩戴“专政兵”红袖章的人闯了进来，气势汹汹地喝道：“钟启宇！”

老人从花镜边缘上瞅了瞅来人，慢慢腾腾地应道：“在。”

“走，到楼上去。”

他知道又要提审了，是文审还是武审，自己无法断定，只好站起身，习惯地整了整衣服，拢了拢头上的白发，按照“牛棚”里的规矩，虔诚地向墙上的领袖像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迈出了“牛棚”。他没有趾高气扬的派头，也没有卑躬屈膝的表情，完全是一副文雅的学者风度，在“专政兵”的监护下，步履蹒跚地朝前院走去。

据专案组掌握，这是一个最最危险的人物，他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，他的社会关系特别特别复杂，他控制着一个庞大的特务集团，进行着各种方式的破坏活动。他的案子是市人保组直接抓的。从档案记载中看，他经历了好几个朝代，从事过工农兵学商；他揣过国民党党证，扛过中央军肩章，做过伪政府官员，当过商行老板和银行经理；他走过中国的天南海北，周游过亚、非、欧大半个世界；他念过旧中国的

古文，喝过外国的“洋墨水”，英文他娴熟，法语他精通；他交往的中外人士之广，上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央委员，下至普通黎民百姓，国民党的将军同他饮酒言欢，共产党的元帅和他同窗共读；他一生娶过三房妻子，其中两个是大学生和一个留学生。前几天，专案人员要他写一份社会关系名单，当他把材料交上去的时候，专案人员看了，个个目瞪口呆，十六开白纸写了三十多页，亲友和同事的地址足有二百五十多处，仅仅次于“座山雕”手里的“联络图”。

他，究竟是个什么人？让我们随着对他的审查慢慢认识吧。

第一章

钟启宇被押进楼上一间宽敞的房子，名曰专案组，实际是刑讯室，许多“牛鬼蛇神”都在此处领教过“群众专政”的滋味。墙上贴满了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标语，桌子上放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，窗口和门口站了一群“专政兵”，每人手中持有木棒和三角带皮鞭，正面坐着三个人，一个是年轻的造反派头头，一个是年过半百的老干部，一个是身着黄衣蓝裤的中年人，几个彪形大汉分站两旁，屋内充满了恐怖瘆人的气氛。一看这阵势，他不禁毛骨悚然。这决非是一派群众组织的随意批斗，而是官方的“三结合”审讯。无数事实早已证明，不论怎么硬的汉子，只要进到这里，没有一个囫圇着出去的，铁打的身骨经过“加温”也得服软，钢铸的牙关经过“帮助”也得开口。他站在地当中，主动地弯下腰，等着接受惩罚。

室内鸦雀无声，那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儿，老干部首先开了腔：“钟启宇，党的对敌斗争政策你懂不懂？”

“懂。”他随口背诵道，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

老干部拉着长音审问道：“你的问题都交待了吗？”

“都交待了。”他低头答道。

“不对！”造反派接过去说，“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待。”

他迷惑不解了。从来到解放区参加工作那天起，自己的全部历史都向组织做了交待，还有什么东西没交待呢？他苦苦地追忆着……

屋子里陷入了沉默。

造反派蔑视地瞅着他说：“怎么样，还要给你提醒一下吗？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我没有向组织隐瞒过任何问题。”

造反派一高跳起来说：“你有一张网！”

“一张网？！”他一下子跌进了迷惑的深渊，惊愕地呆住了。

造反派以为把他镇住了，用胜利者的口吻说：“怎么样，没想到吧？”

此刻，他已从迷惑的深渊中浮了上来，泰然自若地说：“我自青年时代起，除研究丝绸之外，只爱照像，从不打鱼，没有什么网。”

“你他妈少装糊涂。”造反派拍案吼叫起来，“明告诉你，不是打鱼的网，是一张特务网。”

这“特务网”三个字，如同沉雷击顶，震得他头脑轰鸣，心险些从嘴里蹦出来。他深知特务的民愤程度，早在国民政府工作时，他就讨厌那些中统局和军统局的人物，他们不但到处搜捕共产党，连国民党内部的人，也都被他们告密而下狱。他认为，这些人是卑鄙之徒，从不与他们交往。今天自己竟落了这么个罪名，真乃天大的冤枉。他辩解说：

“我一生致力于科学和实业，从不过问政治，何谈什么特务网？这实在是误会。”

造反派顿时火冒三丈，拿起桌子上的档案袋一摔，说：

“你他妈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不给你‘加加温’，你是不会交待的。”说着，朝两旁一递眼神儿，“帮助帮助他。”

“专政兵”忽地扑上来，三拳两脚就把他打翻在地上，一个打手的三角带刚刚举起，那穿黄褂蓝裤的中年人把手一摆，说：“等等。”他咬着造反派的耳朵嘀咕了几句，意思是对此人不能动武，这是市里统一抓的大个儿，年龄又大了，一旦打死，断了线不好交待。然后，走到钟启宇身边，严肃而平和地说：“你都到过哪些地方？”

钟启宇忍着痛，从地上爬起来说：“国内到过北京、天津、烟台、南京、上海、昆明、重庆……”

“国外呢？”

“欧洲到过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苏联、波兰；非洲到过突尼斯、摩洛哥、埃及、阿尔及利亚；亚洲到过越南、缅甸、印度、新加坡、锡兰……”

“都接触了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有丝绸界的，有商界的，有教育界的，也有政界的……”

“好啦。”中年人打断他的话说，“现在你就把他们交给你些什么任务，你们搞了些什么活动，电台在什么地方，联络暗号是什么，老老实实在地进行交待，否则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会显示它无穷的威力。”

他越听越不着边，不由得浑身直冒冷汗。天哪！这是从何说起？他有心辩驳，又怕招来更大的灾祸，便请求道：

“我一生走过的地方太多，交往很广，如今记性又差，一时难以记起，请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一定详细交待。”

中年人和几个主审者交换了一下意见，说：“你的要求可以答复，不过，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，我们要郑重地告诫你，你不要认为领导的等待是软弱可欺，你的案子是上边挂号的，我们随时可以把你转到市人保组，监狱的大门是敞着的。”

钟启宇疲惫不堪地回到“牛棚”，已经是深夜十点钟了。其他人早已鼾声大作，他却丝毫没有困意，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，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。运动刚开始的时候，报纸上点名批判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，他是想不通的，清官是受人们爱戴的，为什么要批判他呢？难道要让人民去爱戴赃官吗？后来一想，这是中央点名批的，不通也通了。红卫兵破“四旧”、抄家、剃鬼头，引起了极大反感。心想，随便拿走人家的东西，连个手续也不给，这叫什么革命行动？是违犯宪法的行为。他参加过学生运动，从没见过这么运动

法，真是史无前例！后来，学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渐渐转了弯子，觉得群众运动难免有过火之处。再说，学生运动不过是一阵风，刮过去就会好起来。哪知道这风越刮越大，不单是学生的事了，各行各业都造起反来。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打倒，老同学陈毅元帅和许多老革命家被批斗，各级党政机关被砸烂，大小干部统统被赶下台，只剩下中央文革小组那么几个“好人”，文化大革命成了武装化，机枪大炮全都搬了出来，象当年国民党打共产党那样，发起了全面内战，平时要好的同学和同志，成了冤家对头，互相残杀起来，他亲自倡导办的丝绸工业学校，被炮火轰成废墟，尸体遍及校园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仇视？他盼着政府出来制止，可政府又在哪里？这一切，更使他迷惘了。他最担心的是丝绸厂的生产，那是和外国订了合同的，到期交不上货要影响国家的声誉啊！每逢听到枪声，他总是暗暗祷告：千万别在丝绸厂发生武斗啊！好不容易盼着武斗停了下来，革命委员会成立了，他满心高兴地认为这回可以安静下来搞生产了，没曾想，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，来了个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原来挨过斗的重斗二茬，没挨过斗的也轮到了头上。什么老革命、新革命、不革命和反革命，统统都一勺烩了。大批人被关进“牛棚”，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、走资派和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，连帮成串地往外揪，各种酷刑都使了出来，逼得被揪斗者，投江的投江，上吊的上吊，跳楼的跳楼，妻子为他担心了，劝他做点思想准备，有些书刊、资料和照片，该烧的烧了吧，他偏偏不听。那是他积累了大半生的心血，

怎能舍得呢！再说，那上面一没反党，二没反社会主义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一天傍晚，来了一帮抄家的，他们翻箱倒柜，一直闹腾到半夜，他一看没完没了，便到机关睡大觉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回家一看，满地纸屑狼藉，抄家的人抗着两个箱子走了，他懊悔已经晚了。没过几天，就把此事扔到耳根子后了。他虽然早已靠边稍息，工程师的头衔被扔进了历史的“垃圾堆”，他的心却仍然拴在丝绸生产上。老干部都被打倒，新班子有几个明白生产的？口头上喊得很响，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实际把精力都放在抓阶级斗争上了，整天忙着捉叛徒，挖特务，揪反革命，谁敢过问生产？他不是担心丝绸质量上不去，就是担心不能按期交货，三天两头往工厂跑。三天前的下午，他刚想出门，两个造反派就来找他去开会，一进院子，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，他被推到院子当中，勒令就地交待问题。交待什么呢？他正迟钝地犹豫着，忽地窜上来一帮人，上面拳打，下面脚踢，七旬老人被打翻在地，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就被关进这间房子里了。原以为是为了那段历史和五七年的右派问题，关几天就会把他放出去，今天的审讯，才使他感到问题并不象自己想得那样简单，已远远超出了自己想象的范围。他不否认，自己是从曲折而崎岖的道路上走过来的，在将近七十年漫长的岁月中，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，结交过各种各样的人物，究竟和他们干过什么坏事，一时难以记起了。他仰卧在地铺上，驱赶着一切与眼前无关的遐想，极力使思绪归到审讯时所提的问题上来。于是，往昔那一幕幕错综复杂的情景，在他那昏昏沉沉的脑际中闪现出来……

二

一九二五年。

四月的北京，阳光和煦，气候宜人，东皇城根的文华公寓院内桃花盛开，合欢和泡桐吐绿，燕子在房檐下衔泥垒窝，小小的四合院，充满了无限生机。

东厢房窗前，有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，身着西服，高高的个子，红红的脸膛，粗粗的眉毛，凸突的眼睛，显得魁梧大方，这人是中法大学学生钟启宇。他倒背双手，踱着步子，高声背诵着法文课本，那琅琅的声音，与燕子的呢喃合在一起，显得倒也谐调。

大门外走进一个人，年龄与他相仿，中等个子，四方大脸，嘴唇厚而突出，两道浓眉好似双剑斜插，眉宇间拧着一个深结，两眼闪着凛然的光芒，大有一派武将的气概。来到钟启宇身边，操着浓厚的四川腔说：“老钟，你好用功哟，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法文书啊！”

钟启宇望着来人，微笑着用山东腔回敬了一句：“老陈，你是有书不读四处跑，一心只顾搞政治。”

这位四川青年，也是中法大学学生，大名陈毅，和钟启宇等八个人同院相居。当时，他刚从法国（勤工俭学）回来不久，在中法大学以读书做掩护，进行地下工作，组织学生运动，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。他白天很少在家，夜里常常通宵不眠，刻钢板、印传单。有的学生怀疑他是共产党，钟启宇也私下猜测过，共产党究竟什么样，他没见过，但也没有什

么恶感，因为那时孙中山提倡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。他常想，共产党若是都能象陈毅这样，那倒也不坏。在他心目中，陈毅是个正直的人、刚强的人，心地纯净的人，是个爱国者。他身上有着火焰般的热情，知识也很渊博，能写一手好文章，又到法国留过学，自己正想去法国，就经常与他接近，向他了解法国的生活和学习情况。陈毅听说钟启宇要学丝绸，就鼓励他去里昂，说那里是世界丝绸的中心，可以学到先进技术。两个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，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事后仍然和睦相处。

陈毅在石凳上坐来说：“老钟，你还是走出文华公寓的小院子，到外面去看看，火热得很哪！”

钟启宇知道他指的是游行示威，自己曾随大流去过几次，那不过是一时心胜，长此下去会贻误学习。便摇摇头说：“功课紧张，没有时间。”

陈毅剑眉一皱，说：“钟启宇，我要骂你了，你是个书呆子，你晓得干啥子要学法文吗？”

“为了提高丝绸之技术，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华民族！”钟启宇答得理直气壮。

“好得很！”陈毅点着一支烟，赞同地说：“中国青年应有此远大抱负。不过，你想没想，用啥子办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？”

钟启宇说：“用科学，用实业，这是最实际的办法。你看一看，今日之中国落后到何等地步？人家用机器织绸，我们用手扔梭，人家用电灯，我们点豆油。这一切，都说明我们的科学太落后了，要使国家富强起来，不搞科学和实业能

行吗？”

“科学、实业是要搞的，这一点你我相见略同。不过，”陈毅深深吸了一口烟，“当今的中国，军阀混战，帝国主义列强称霸，地痞流氓和贪官污吏横行，没有一个好的社会，干啥子也获不得成就，光靠科学和实业是救不了中国的哟！”

“要靠政治是不是？”钟启宇接来说，“这话你说过好多次了，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，与我搞实业的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不对！”陈毅忽地站起来，双手叉腰，右脚踏在石凳上说：“这不单是政治家的事情，是我们每个正直的、有爱国心的人的共同课题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不打倒军阀，不赶走列强，中国是没有出路的，即使你到外国学到了科学，回来也是无用武之地。”

钟启宇语塞了。

陈毅将放在石凳上的书拾起来，递给他：“你把这几本书看看，不要光抱着法文课本不放。”

钟启宇接过来一看，是孙中山的《建国大纲》、《建国方略》和《三民主义》。这些文章他曾粗略地读过，觉得合乎中国国情，特别赞赏物资建设，即实业计划中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。孙中山主张，对外反对帝国主义，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；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，非少数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；以平均地权（实行耕者有其田）和节制资本为中心。指出中国要取得胜利，必须以俄为师，唤起民众，联俄联共，扶助农工。可是，现政府根本不按总理的主张去办。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些文章我已曾看过，感谢您的好意，一定

再次详读。”

“看过的好。”陈毅期待地问，“你拥不拥护‘三民主义’？”

“当然拥护了。”

“既然拥护，那就应该参加国民党。”

“参加国民党？”钟启宇摇了摇头，“你让我考虑考虑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.....

这天傍晚，陈毅风风火火地回到寓所，把一张《北京晨报》塞给钟启宇说：“看看吧，不问政治，政治偏偏找到我们的头上了。”

钟启宇一看，报上载着一条惊人的消息。五月十五日，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杀害工人顾正红，打伤十余名工人，激起了全市工人、学生和市民的愤怒。三十日上海二千多名学生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同胞，号召收回租界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多人。随后，一万多名群众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，要求释放被捕者，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，十余人死亡，伤者无计其数，造成大惨案。

钟启宇毕竟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，看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，激愤的怒火立刻在胸中燃起，他把报纸狠狠一摔，破口骂道：“洋鬼子，霸道！霸道！……”

这天夜里，他的法文课本再也读不下去了。早在烟台读书的时候，他就领教过外国人的霸道行为。有一次，他在街上边走边默背课文，不慎误入一家外国领事馆门前，那外国人打了他还不算，还找到校方抗议，他挨了一顿冤枉训斥，

险些被学校开除。而今，洋人越来越猖狂，我们的领土、领海他们可以侵占，我们的财物他们可以掠夺，我们的同胞他们可以任意枪杀、逮捕，实在欺人太甚了！他忿忿地迈出房门，在院子里来回走着。

夜，死一般地寂静，天幕上的星星显得黯淡无光，放眼南望，故宫上空一片漆黑，只有景山上那棵身挂铁链的古槐，隐隐现出它那高大苍劲的巍影，北大大红楼里亮起了点点灯火，给昏暗的夜空增添几分光明。他扪心自问：中国人为什么要受外国人欺侮？当今政府为什么这样软弱无能？再细一想，近年来政局如此紊乱，国耻之事不断发生，先是曹琨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了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九人，被选为“大总统”，接着是张作霖进京，之后是段琪瑞卖国求荣的反动执政，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遭到践踏。这一切，把他那颗闭锁的心撬开了。他信步走到陈毅窗前，见屋里亮着灯，伏下身从窗缝儿往里一看，陈毅正伏在桌子上，紧蹙剑眉，疾笔刻写钢板，他鼓足了勇气，抬手敲响了陈毅的房门……

从此，他投入了学生运动的洪流，国民党北京翠花胡同党部的党员名册上，添上了钟启宇的名字，他与陈毅同在一个党部活动。

六月四日，北京掀起“雪耻运动”，全城学生罢课演讲。他随中法大学的队伍，分别到西苑和海淀演讲，散发传单。

六月八日，他随着学生队伍，冲进段执政府邸请愿。请求政府立即派兵到沪保护我国人民生命；要求政府即日令英